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

園林 果實附

古詩三首　律詩二十四首

樂遊園歌

彥輔曰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樂遊古園崒森爽 洙曰西京記曰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戲就此祓禊登高幄幕雲布車馬填塞虹彩映日馨香滿路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於京師

煙綿碧草萋萋長 洙曰謝靈運詩萋萋春草繁江淹賦春草碧色劉安招隱士春草生兮萋萋

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洙曰文選士衡家本秦川思王寢翮山箭遙遙秦川水千里長如帶休佳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

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 洙曰魏文帝有芙蓉池後在鄴都西園芙蓉園在城南曲池坊臨水亭進芳門外即樂遊園也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王莽傳穿西波水之北郎池之南

晋灼曰黃圖波浪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師古曰晋說非也黃圖有西陂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趙曰長生木瓢則木瓢脩長而空者盖用之以酌則始爲真率也

白日雷霆夾仗朱曰夾當作甲閶闔晴開映蕩蕩朱曰曹植平陸東行日閶闔天衢通荊漢禮樂志遊閶闔觀玉臺天門開詄蕩蕩注閶闔天門蕩蕩天體堅倩之狀相如大人賦排閶闔而入帝宫鄧后夢捫天蕩蕩色正青

曲江翠幕排銀牓朱曰潘安仁籍田賦曰翠幕黕以雲布陳張正見詩即此神仙內銀牓映仙宮陳沈炯林屋館記崑山平圃銀牓相暉蓬閬山宮金臺嶻起神異經曰東方青宮門有銀牓晋潘尼洛水詩翠幕映洛湄○蘇曰姚萇張翠弈繡簾掛金篆銀牓

拂水低田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朱曰曹植云華閣緣雲上征○夢符曰右史曹植言華閣緣雲此稱歌聲清切耳列子云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秦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西京雜記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趙曰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緣雲上征薛夢符引誤乃引列子載秦青之歌響遏行雲又引西京雜記戚夫人歌聲入雲霄其意以爲兩事皆有雲字遂用證之殊不知遏雲別遏住之目非杜公緣雲本意唯入雲霄方有緣雲之義

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彭曰甫遊此悲

感嵩年之樂剗爲此日之憂風物已非舊時華麗但覩碧草萋萋黍離之作与此同意

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盃亦不辭

洙曰罰一作刻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蘇曰桑乂在江揔席上曰艇來盃百罰吾亦不辭

聖朝已知賤士醜

洙曰揚子曰秦之士也賤陸機玄晃無醜士○趙曰思其歸賦況北州之賤士爲炎土之流人

一物自荷皇天慈

洙曰江淹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又天舉物之細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洙曰庾信有詠詩蕭瑟風聲慘蒼茫雲貌秋○梁朱异田飲引值寒野之蒼茫梁元帝詩秋氣蒼茫結孟津○謝安仁哀永逝文曰視天日兮蒼茫○趙曰蒼茫荒寒之貌○彭曰蒼茫謂池上也甫不怨朝廷貶黜之非自傷年老無所依歸至於獨立池上詠詩遣懷其情爲可憫也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

洙曰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初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王粲之井賦三伏焦暑亢陽重授輕飈不旁纖雲不上○說曰以金伏畏火故熱

驕陽化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坼

師曰自此句以下敘阻雨用破恐泥不可濟故思歸也

峻

岸復萬尋篁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洙曰舡敗而不可啟返也行

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趙曰此言望襄西而嘆羨渡步艱無羽翼以飛去也草堂

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曠絕同層陰園甘

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洙曰禹貢淮海惟揚州厥包橘柚錫貢江文通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蜀都賦户有橘柚之園漢武計偕注計者上計簿使也邦

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植日夜偶瑤琴洙曰昭二十年季氏有佳樹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也〇趙曰甘可用入貢以奉至尊非不貴也而邦人反不足以為重者無它若豪吏之侵奪故耳邦人既不重之唯客居尚可封植也出左傳敢不封植此樹虛徐五株態

側塞煩胸襟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嶇嶔鄭曰上齲于下嶇音切條

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洙曰靈運云舉目眺嶇嶔拂拭烏皮几趙曰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又云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喜聞樵牧音蘇曰鄭說

數日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洗盡五年蠻土腸胃忺然倚馬臨水久之而去矣○趙曰公得歸襄西聞平昔之音而喜張景陽授來陪岸側時聞樵採音 令兒快搔背 蘇曰袁安卧負暄頹簷煩覺和暢四肢舒展令兒搔背甚快人意 脫我頭上簪 洙曰見憑久烏皮綻注

甘林

捨舟越西岡 洙曰謝靈運舍舟眺迴渚 入林解我衣 趙曰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 修可曰曹子建好鳥鳴高枝 晨光映遠岫 洙曰陶潛晨光喜微謝玄暉窻中列遠岫 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 洙曰荆扉柴門也 經過倦俗態 蘇曰張博遇漁樵於途中曰君子何不迋步經山家暗曰吾猒子俗態故不足以下也 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 洙曰莊子藜藿不糝 未肯羨輕肥 洙曰子路願肥馬衣輕裘○蘇曰梁少貞隱嵩山不仕友人勉仕後妻子不致寒瘦貧曰小君甘与吾等藜同老未肯羨輕肥也人負薪而退 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 洙曰莊子其嗜欲深者乃天機淺○趙曰天機雖三

此莊子所今所用則蚿曰子動吾天機主自然也舊注非勿矜朱門是珠曰鄴景純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陋此白屋非洙曰蕭望之傳周公致白屋之意師古曰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也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鄭曰色角切脫粟為爾揮洙曰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此言民雖困賦斂猶能致意於賓客故曰可依也相攜行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趙曰言豆雖結實矣而具長老者不得喫也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洙曰言賦斂須重而欲無餘貲迫比公家在上者苛急也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愁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趙曰詩不能奮飛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趙曰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綠樽須盡日趙曰沈休文詩憂來命綠樽○鄭曰綠能玉切本作醁美酒也白髮好禁春洙曰禁一作傷○鄭曰禁

居孜切勝也石角鉤衣破洗曰石角謂石菱角也藤枝刺眼新鄭曰刺七亦切何

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蘇曰劉岩隱逸不仕常著鵝衣小烏巾天下咸稱其名行○師曰甫意欲卜居植竹以怡情也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師曰託言猶在仕途未能拂衣林下也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趙曰言城中多風塵

旋催人老耳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趙曰尚欲蹤迹之意○師曰甫意欲與鄭公於暮年

俱還政以自養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彥輔曰東方朔傳賞太右曰回輿柱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言山林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趙曰於志在萬年縣郭外之西南名園依綠水

洙曰謝玄暉詩遶迤帶綠水野竹上青霄洙曰比山揚文千青霄而直上谷口舊相得

洙曰前漢王貢傳鄭子真脩身自保成帝時王鳳時以禮聘子真子真道不屈而終揚雄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趙曰谷口以鄭子真指其廣文

濠梁同見招 洙曰莊子惠子同遊濠梁之上○趙曰相況爲莊惠也

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遥 蘇曰蘇博招杜預曰山家餵香雞肥君子不借道長馬蹄遥遠可訪蓬蓽劇此拳拳耳○師曰甫詩云第五橋東流水很則第五橋乃蜀中橋名鄭子真与王鳳有舊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喻甫之陪鄭廣文也

百頃風潭上千重夏木清 趙曰舊本千重無義善本作章出前漢食貨志大木曰章

甲枝低結子 趙曰魏文帝芙蓉賦云甲枝披拂羽

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

香芹碧澗羹 洙曰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趙曰碧澗皆狀物之語而薛公據遺以爲地名偶与同耳非是

翻疑柂樓底 鄭曰柂徒可切

晚飯越中行 師曰越地盛有芹魚行舟中多炙芹鱠魚故甫有云
云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 鄭曰章移切○洙曰張騫傳匈奴破月支王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

也○趙曰戎王子說若以爲花名義固然也又言別月支是必月支之物**異花開絕域滋蔓匝**
清池漢使徒空到洙曰如張騫李廣利之類○趙曰張騫於西域止移胡桃石榴苜蓿而不移此所謂戎王子是爲徒空到矣舊注因不省戎王子之謂模稜其說也**神農竟不知**洙曰神農嘗百草之滋味而竟不知言多異卉○趙曰言此絕域異花不載於神農本草**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洙曰揚雄賦酡蔡四施注酡蔡披離也○趙曰宋玉云白露下䅬草兮奄悟揪而離披○師曰月支西域國名向將軍嘗征西域禽其王子歸朝傳其地花草數種故他能皆異花雖張騫之博望神農之辨草木猶爲未徧也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洙曰碾渦碾磑間水渦漩也○鄭曰渦烏禾切水回也**藤蔓曲藏**洙曰一作垂**蛇詞賦工無**洙曰一作何**益**趙曰公時爲布衣故云**山林跡未賒**趙曰言我之蹤跡不久在山林也**盡捻書籍賣**趙曰王叔艾嗜酒家貧常換祖父所畜書籍賣酬酒賈○鄭曰捻正本作拈如兼切唐韻指取物也**來問爾東家**洙曰史東家丘○夢符曰右按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怪乃輕其東家謂爲倩人邴原列傳曰原遊學詣孫崧崧曰君

鄉里鄭君學者之模範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耶○師曰何將軍雖武人家藏書籍多故甫欲依之以就其書而利末句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 趙曰任考昇詩滄江路窮禹貢地名碣石以其碣然之石矣朱子京得之於唐書中有殘膏賸馥之句賸俗作剩字○師曰滄江碣石山水之雄言何將軍山水之樂公得滄江碣石之真趣

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 趙曰劉言方健 銀甲彈箏用 朱曰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卸以銀作指甲取其有聲 金魚 朱曰一作盤 換酒來 朱曰阮孚為常侍以金貂換酒帝宥之

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蘇曰鄭子真得酒以尾戈盃瓷瓶隨意所在藉苔草共飲○趙曰此尤見其野逸之興

風磴吹陰雪 趙曰磴石梯之道也 雲門吼瀑泉 鄭曰瀑薄報切 酒醒思臥簟衣冷欲 朱曰一作得 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趙曰淳朴者太古之世也以其山野乃淳朴處矣○師曰磴石道也雲門謂雲

擁翼山門野老來看客言少有人到也何魚不敢幾言魚賤也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 蘇曰東方朔好食蘭以醋鹽拌之同茵蔯蘭牙食之皆笑之朔自若

脆添生菜美 趙曰生菜非一矣而得茵蔯春藕文添甚美也 陰益食單涼 趙曰言鋪食單於棘樹之下陰益其涼也謂之益則山中已涼矣

野鶴清晨出 洙曰一作至。耆舒曰右見晉書

山精白日藏 洙曰山精鬼魅。趙曰蜀未得山精以爲妻庾信云山精鐵賓乃 石林蟠水府

百里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 鄭曰過古禾切。洙曰渚洲渚 走馬定昆池 洙曰唐安樂公主作定昆池言勝昆明。趙曰皆何將軍山林所經過之處

醉把青荷葉 蘇曰李膺醉丢嘗把青荷葉爲觴膺日。趙曰孫登詩青荷乘日傭

狂遺白接䍦 洙曰世說接䍦白也山簡爲襄陽守嘗醉習家高陽池襄陽小兒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乘駿馬去到着白接䍦舉手問葛强何如幷州兒

刺船思郢客 鄭曰刺七亦切。洙曰郢客善操舟

解水乞吳兒 洙曰吳人善泅。趙曰南人謂北人爲傖父北人謂

南人爲吳兒皆吳兒語也坐對泰山晚江湖興頗隨師曰安樂公主中宗初女嘗請昆明池爲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主不悅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定言可抗訂之也青荷葉盃也白接䍦巾也郢楚都也吳楚之人善操舟與泳水

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醒酒微風入朱曰嵇康微風動揺聽詩靜夜分朱曰沈休文詩月華臨靜夜絺衣挂薜蘿鄭曰比敝圿或作壁涼月白紛紛趙曰謂之紛紛言其在薜蘿之間如此也薜蘿者藤蘿與薜荔也。師曰書連屋言牀上疊書之高也階前樹拂雲蓋言將軍樹也昔馮異不爭功獨屏樹下共人呼爲大樹將軍蘿乃松蘿薜乃薜荔

幽意忽不愜蘇曰嵆彥不愜幽意忽然出山。趙曰晴使世説云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思意甚不愜。鄭曰愜謂欲歸也歸期無柰何出門流水住師曰水住言水歸駐也回首白雲多朱曰一作雜花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秪應與朋好風

雨亦來過鄭曰古禾切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蘇曰都鑒王將軍近日有邊報○趙曰言欲重過主人所以託爲問訊其竹而報許之也故有下句連往之義倒衣還命駕洙曰再游何將軍山林也倒衣爲聞報而欲遽往急命駕也倒衣如詩有云顛倒裳衣高枕乃吾廬洙曰主人無問故客至則安之若吾廬也陶潛云吾亦愛吾廬花妥鸎捎蝶鄭曰妥吐火切○蘇曰閑中人謂落爲妥溪喧獺趁魚趙曰句法則花枝安妥之際有鸎捎掠於蝶溪聲喧鬨之中獺趁魚也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趙曰言野人居則幽靜可知○師曰東橋即第五橋也訊者問以言也花妥言花閑靜也捎欲捎取之花無情而鸎有情溪無意而獺有意靜中有動意古人立語多如此休沐地言此可以休歇爲湯沐之所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趙曰樽與榻皆前日之所設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翠微寺鄭曰貞觀十三年於終南營太和宮後改

爲翠微宮元和中改爲翠微寺**天青黄子陂**洙曰陂名也○趙曰舊本作黄子義非按志所載皇子陂在萬年縣以秦葬皇子起塚陂北原上得名別無黄子之稱公又有鄭虔詩云皇陂岸北結愁亭是也**向來幽興極步**

屐過東籬洙曰陶潛詩采菊東籬下○師曰樽仍在摶天移言前日宴集也犬迎客鷄恐犬害其子故護之此十字句法山末及上曰翠微黄叔變汪汪如千頃陂翠微黄子非寺與陂名特言其義也

落日平臺上洙曰梁孝王壽李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世俗云平臺上○趙曰此篇直書景物耳平臺憑是平穩之臺別無他義舊注引梁孝王傳非是也**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

筆趙曰置硯於石欄之上**桐葉坐題詩**蘇曰黄藏好詩洒幽居得句家無紙即摘桐葉題之句法膾炙人口好事者常以屠褚遺之趙曰題詩於桐葉之上○**翡翠鳴衣桁**鄭曰户庚切杜作側聲用○師曰下浪切**蜻**

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洙曰一云自逢今日興○蘇曰謝敷往來既相熟相見亦無疲朔問暇日造門**來往亦無期**師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世俗云

平臺上言其地僻靜翡翠蜻蜓皆馴自今幽與已熟是以來往無期刻也

頗怪朝參懶洙曰樂於安間故懶於朝參朝參謂入朝參謁**應耽野趣長兩抛金鏁甲**蘇曰李廣金鏁甲未可輕抛朝廷尚憂西北○趙曰甲言金鏁以金線連鏁之也苻堅造金銀細甲金為縱以縲之乃其類也**苔卧綠沉槍**洙曰槍甲皆器之犀利者不以功名為務故雨露侵苔卧也○夢符曰右衆軍領秦書曰苻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縱以縲之綠沉精鐵也○史隋文帝賜張奫綠沉槍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沉之槍○蘇曰崔其宵竊苦生儉架壁繡馬數無復征戰之用○趙曰以綠色之物淡朱其柄也武庫賦有云綠沉之槍舊辟云以綠沉為精鐵非也○田日猶志言綠沉占弓名劉劭趙郡賦言弓弩亦有綠沉黃間之號○師曰薛夢符云綠沉精鐵也且史隋文帝賜張奫綠沉槍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沉之槍子嘗博考綠沉之義或以為漆或以為用綠設飾義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竹鏤管見遺識之多年寶有愛玩詎必金玉雕琢然後為貴乎此以綠沉為漆也廣志曰綠沉古弓名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談魚楊丁令角端古樂府結客少年場行云綠沉明月絃金絡浮雲轡此言綠沉皆謂弓也弩名黃間以黃飾之也弓謂之綠沉其亦以綠為飾也綠沉槍疑以綠飾之三說不同故並載之

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趙曰

蒲柳楊也爾雅曰楊蒲柳是也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洙曰陶潛羲皇上人○趙曰言白日則有雅容閑暇不盡之意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洙曰容色衰暮也蹉跎差跌也

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

把酒意茫然洙曰賈誼鵩賦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受五刑斯遊此遊也謂沾祿買田之事也以為李斯則非○趙曰言未霑微祿者為布衣時也公方三十九歲冬方獻三賦次年方召試得官故此言斯遊恐不遂其意也○師曰判年半年也甫亦有山林歸老之意故見意于末篇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蘇曰何遜京口詩云碧溪水色闊搖艇煩舟子朱果爛枝繁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飧趙曰媚者宜也沈約詩依游昭年春左傳盤飧加璧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爲花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雜樹向千株丹橘黃甘北地無蔡曰江南種橘江北成枳則知甘橘非楚地之所有耳江上今朝寒雨歇籬中秀洙曰一作邊新色畫屏紆桃蹊李徑年雖故洙曰李廣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人故能潛有所感梔子紅椒豔色殊洙曰一作豔復殊鏁石藤梢元自落到天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蒂辭枝洙曰一作柯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洙曰冬日可愛清霜殺氣得憂虞洙曰釋名云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趙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

衰顔動覓藜牀坐（洙曰管寧家貧坐藜牀欲穿爲文字不倦）緩步仍須竹杖扶（洙曰費長房投竹杖於葛陂化龍而去）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洙曰潘安秋興賦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趙曰今公以別無官署故言未知雲閣處止在猿啼之地耳）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趙曰果園四十畝而公直牟以贈人此一段美事而古今未嘗揄揚公之美良可歎也）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洙曰木玄虛海賦萍流而蓬轉）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正月喧鶯末兹辰放鷁初（洙曰司馬相如賦浮文鷁揚桂枻注鷁水鳥畫其象於舟首以厭水神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家有因歌野興疎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樵漁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洙曰一六 秋日閑居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

山雉防求敵 洙曰詩雉鳴求牡○趙曰雉性強而善鬬 江猿應獨吟 趙曰應平聲以難斫果林荒穢淨其枝蔓則猿來者少應有獨吟而已 洩雲高不去 洙曰貝洩雲莠清塞住 隱几亦無心 洙曰莊子東郭子綦隱几嗒然似喪其耦注言心形兩忘也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 洙曰一作戍 泥 洙曰以泥封其接枝也 薄俗防人面 洙曰人一作狸左傳人心不同如面○蘇曰使人面獸心之義我猶引左氏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止其面之不同於防字無義 全身學馬蹄 洙曰莊子有馬蹄篇言齕草飲水適足其身馬之真性有善治馬若出則馬失真性而不得盡其生也○趙曰所謂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吟詩坐回首隨意葛巾低

籬弱門何向 趙曰言籬觸處損壞門無定向也 沙虛岸只 珠曰一作自 摧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 珠曰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 倚杖更徘徊 蘇曰陶侃每見山水佳麗之地莫不怡然倚杖徘徊至與罷則已

果實

古詩一首　律詩九首

園人送瓜 趙曰此太平遣送自園中瓜也○師曰時柏公守夔遣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 鄭曰柏中丞 滯務茲一掃食新先戰士 洙曰成十年傳桑田巫言晉侯不食新矣注言公不得及食新麥○逸曰食新嘗新也 共少及溪老 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甫自稱 傾筐蒲鴿青 鄭曰鴿蒼合切○師曰青瓜色如蒲鴿蒲鴿鶬首皆瓜名也 蒲眼顏色好竹竿接嵌實 鄭曰

嶔丘銜切嵚岩山險也〇師曰嶔簀岩泉也引注來鳥道師曰鳥道乃飛鳥之道高貌沉浮亂水玉洙曰魏文帝浮甘瓜於清泉赤松子服水玉〇沈曰集水玉水精也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蔕除洙曰謝玄暉發鄴以秋蔕仍看小童抱洙曰一作節東陵跡蕪絶楚漢休征討洙曰東陵邵平種瓜之地也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趙曰此篇兩押草字亦豈東坡所云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耶〇師曰草草卒苦貌

詣徐卿覓果子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緑李與黃梅洙曰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制爲美石以標奇麗李十五種內有緑李石筍街中却歸去洙曰石筍見本詩注果園坊裏爲求來

甘園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頃園青雲羞葉密洙曰着一作羞白雪避花繁洙曰郭璞柑賛花紛繁縟葉鮮翠藍○趙曰本言密葉如雲白花如雪而變其語云雲羞密雪避乃公斷奇之句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洙曰蜀柑歲入貢○薪曰隋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黃柑即以蠟汁其蔕用筠筒盛封之使不泄香氣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洙曰公自託意於末章

解悶五首同作十二首五首見文章門一首見絕句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洙曰一作侯長安東門瓜絕美乃邵平故事○趙曰邵平種瓜長安東門也公長安人故有懷鄉之詩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洙曰一作表州洙曰公自注今鄭秘監審○趙曰言鄭必有瓜州之命或舊曾守瓜州故云○師曰瓜州金陵之別號鄭審乃公故人也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洙曰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味色未變至京師炎方每續朱櫻獻趙曰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

薦寢朝今云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 洙曰謝玄暉詩玉則亦南方之所貢也 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脩可曰唐史遺事云乾元初明皇幸蜀回嶺南進荔枝上感念楊貴妃不覺悲慟○師曰高力士於御座傍設位享之上稍蘇息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見無顏色 趙曰君指言荔枝也 紅顆酸甜只自知 洙曰蜀無荔枝惟戎瀘最多蓋荔枝常生於嵐瘴之地也○師曰瀘戎二州名蜀荔枝譜云廣南及梓夔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其味甘酸其精好者近比閩中之下品戎州圖載郡國志云僰人住西夷中多以荔枝爲業園植萬株樹收百斛故戎州有荔枝園戶

翠瓜碧李沉玉甃 洙曰玉甃井也魏文帝書有云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 赤梨葡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趙曰此物言荔枝也可憐先與荔枝不異枝蔓他處所有而此物長於遠地娟娟然生所以嘆異之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 趙曰此苕山谷云亦貢荔枝之汁蜀都賦

側生荔枝泣蒲則自戎僰而下例以置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韻冊宮神仙之宮以比禁苑玉華彤責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憐其不熟冊宮而薦玉畫所以求之於遠也 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 洙曰謝師厚云生當作人 重馬翠眉須 洙曰重當作害須一作疎○定功曰此一聯亦言荔枝歐陽公本作勞人害馬翠眉須蜀都賦有曰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眼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按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置乃置騎馳傳至京師色未變驛召至於老死山谷間故曰勞人害馬也翠眉指貴妃也

題桃樹 趙曰此非止因桃而題其所懷蓋含仁民愛物之心與夫撥亂喜治之意其詳於逐句下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餧貧人實 趙曰言其至高秋時盡熟皆以分餧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乃是滿眼則望復其結實矣此其為仁民之心乎 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鷰 洙曰乳鷰鷰雛也謝玄暉詩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鷰○余曰王直方詩話云漢駒父見陳無已小放歌行云不惜捲簾通一顧此為奇語蓋通字未嘗有人道子曰子豈不記老杜云簾戶每宜通乳鷰邪 兒童莫信打慈鴉 洙曰鴉有慈孝之名以其能反哺也○趙曰於鷰

尸剌哺乳燕之往來而不信任兒童兵亂打慈鴉非有愛物之心而何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洙曰中庸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趙曰告羣盜以天下一家矣燕其無妄動也非還亂責治之意乎後漢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殺之呂母怨宰頗家貲密与客以報仇合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執宰斬之羣盜之起由於呂母此非寡妻羣盜之謂乎

竪子至

櫨梨且洙曰一作綴綴碧鄭曰櫨莊加切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柰香山風猶滿地野露及新嘗欹枕洙曰一作欲寄江湖客提攜日月長趙曰竪子所摘來之熟柰正欲寄遠而道路長阻費時日也○師曰壺中日月長攜持日月長攜持以將柰之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

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修可曰唐大子李綽歲時記云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朱曰唐制賜近臣櫻桃自賀轉蓬自言流落如蓬之隨風任其轉徙也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村河陽縣裏朱曰一作底雖無數朱曰潘岳爲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濯錦江頭未滿園

池沼舟楫橋梁附

律詩九首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違春意朱曰別賦春草碧色沅湘萬里秋鄭曰沅音元。朱曰沅湘二水名池要山簡馬朱曰見習池末覺風流盡注月靜庾公樓朱曰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

徒乘秋夜共登南樓胡床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而避之亮徐曰諸君可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与浩等談詠竟夕其坦率行多此類

羣減餘篇翰洙曰尚書亭共餘錯乱羣減○蘇曰吴相曰一代風流羣減殆盡惟有餘篇遺韻氣猶猶然

平生一釣舟趙曰此兩句公自言也

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洙曰登樓賦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趙曰高唐峽水入東而浪減則可以行故能髣髴望昭丘而識之王粲登樓賦西接昭丘注當陽東南有楚昭王墓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逕誰道避雲蘿趙曰既開竹逕則其逕顯豁豈是隱避於雲蘿之間乎

官序潘生拙洙曰潘岳閑居賦拙者絕意乎寵榮之事○趙曰潘生所以比鄭監蓋言其材器可以超遷而止如潘岳之拙也

才名賈誼多洙曰本傳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

捨舟應卜地鄰接意如何趙曰公欲往江陵故有鄰接之問

暫往蓬萊閣終爲江海人洙曰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趙曰鄭爲秘書監即漢之東觀後漢

東觀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今鄭君罷退斯江海之人矣**揮金應物理**洙曰張景陽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夢符曰右按古樂府煌煌京洛篇揮金留客坐饌玉待鍾鳴○師曰揮金蓋二疏散金事張協字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臣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按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乞骸骨歸上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旣歸日具酒食侍族人賓客相与娛樂故子美有揮金應物理之句**拖玉豈吾身**洙曰西征賦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羹煮秋蓴弱盃迎露菊新**洙曰陶淵明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無憂物遠我達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盡壺復傾**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趙曰言鄭君賦詩分我得吟詠之氣象則佳句莫也頻頻有之乎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

海內文章伯洙曰唐文章三變而楊王爲之伯故子美引而用之**湖邊意緒多玉樽**

移晚輿洙曰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趙曰曹子建仙人篇曰玉樽盈桂酒桂楫帶甘酤歌

趙曰元帝烏栖曲曰沙棠作船桂為楫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

客地衰白遠來過洙曰鄭當時字莊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鲁曰池在使府內蕭摩訶所開

因是得名○鄭曰摩訶池即汙池也在錦城西

湍駛風醒酒鄭曰駛若夫切馬日行千里○洙曰謝靈運浩浩夕流駛○馬曰駛疾貌船回霧起

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

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青溪趙曰公指浣花溪頭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洙曰房琯相肅宗以事責官後為漢州刺史湖琯所鑿也闕

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趙曰舊相言房琯也指言於恩追而未行之間則數數遊此湖此追道其

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爲有光輝也

致化蓴絲熟洙曰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雲曰千里蓴羮但未下鹽豉○師曰唐吳筠隱不仕帝賜以湖爲扁舟之樂甫雖未蒙朝廷之賜然舟楫亦有光輝矣李華云蓴生水中葉似鳧葵採莖堪啖花黃白子紫色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通名爲絲蓴十一月龜短爲瑰蓴亦名爲豬蓴刀鳴鱠縷飛洙曰見設鱠歌注○趙曰潘安仁西征賦云饔人切縷鑾刀若飛使君雙皀蓋灘淺正相依洙曰漢二千石皀蓋朱轓

答楊梓州

悶到楊洙曰一作房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洙曰梓州東川也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洙曰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若與阿戎談阿戎王戎也渾之子○師曰楊梓州先人嘗守鑿池一百頃引水爲農田利人今在梓州青溪之西號楊公池今子又再守此州故有詩有載阿戎遊之句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鮑曰任城屬兖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憶舊青氈洙曰王獻之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偷驚走○趙曰當白露降故憶青氈○師曰甫悲秋而思故鄉故有是句

溪上

峽内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迮洙曰一作湜○鄭曰迮側格切迫也地秋竹隱疎花塞俗人無井洙曰峽俗多引泉或刳水以自給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洙曰心未嘗忘王室也○蘇曰王粲曰聞江西有使者船至須問洛陽消耗

舟檝

律詩十一首

放船

送客之蒼溪縣鮑曰唐志蒼溪屬閬州○鄭曰閬州地名寰宇記衡州新平縣吳録云神龍二年移在蒼溪之西是知爲閬州地也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趙曰孟浩然云爲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勢亦相似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鮑曰言舟行湍移景物如畫雖速而不言速也○鄭曰柚余救切似橙而酢江流翠自在坐穩興悠哉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爲豔曲

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洙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洙曰一作年○趙曰公言佳人自衒其美色偷眼瞻視春光以爭相勝之意鮑明遠詩蓋辰自爲美當避豔陽天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縈度曲趙曰古詩云度曲翠眉低雲鬢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修可曰古樂府陌上桑羅敷行云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車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落日放舡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趙曰簡文帝晚景納涼詩荷淨月應來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洙曰謝玄暉詩秋藕折輕絲○蔡君謨曰右按家語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飯黍而後啖桃公曰黍以雪桃也注雪拭也○姝曰公子風調如冰水之清佳人拂拭如藕絲之際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趙曰蓋戲其言也雨甚當速歸而詩不了將欲爲雨以催之矣故其使云颯颯催詩白雨來

雨來沾席上風急朱曰一作惡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

翠黛愁（朱曰越多美女西施越女也古詩燕越多佳人○趙曰枚乘七發越女侍側鮑明遠舞鶴賦燕姬色沮）纜侵堤柳繫（趙曰盖急雨潰進舟於岸傍故侵堤柳而繫纜也）幔卷浪花浮（朱曰浪起如花）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趙曰必稱月者以當五月炎天而遂成秋盖公句法也）

泛江

方舟不用楫（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大臨曰順流也）極目總無波（朱曰招魂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大觀曰言江花色淨如綺羅也）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園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束多紅粉（趙曰言有妓也古詩娥娥紅粉粧）歡娛恨白頭（蘇曰陳羌曰青春風物雖好歡娛獨恨白頭翁不得追逐王孫年少吁嗟久之）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朱曰添一作[illegible]）

作禁○趙曰時景迁移、一尺美不爲不愁、蔡伯世曰古以正月尽爲令節曰晦日其說是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趙曰相連之蝶也裴子野雪詩云栖葉如連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趙曰言花錦繡之香也）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洙曰明皇幸蜀號成都爲南京置尹比兩都）北望傷神卧北窻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甖無謝玉爲缸（洙曰鄒陽酒賦醪醴既成綠瓷既啓宋玉招魂云濡鼈炮羔有蔗漿些）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洙曰見大食刀詩注）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

信牙檣動洙曰庾信賦鐵軸牙檣○鄭曰檣器良切帆柱也○宋曰舡檣䊸如牙遲日徐看錦纜牽洙曰吳甘寧以錦纜牽舡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鄭曰蹴七六切○洙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公曾云○程曰歌扇所以掩口遮羞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夢弼曰按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櫂謂之槳又前漢地理志酒泉郡○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之味如酒

覆舟二首

巫峽盤渦曉洙曰江賦衝巫峽以迅激又盤渦谷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洙曰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翠羽共沉舟洙曰洛神賦或拾翠羽鄱陽書積羽沉舟羇使空斜影洙曰羇旅也○趙曰一句寫出押舡使者舡覆而無聊之意尽矣龍居悶積流洙曰龍居竅穴之所歸聚也○趙曰罪流之爲尊也出言覆舟之物多爲龍宮之所聚耳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洙曰言其能泅尓竹宮時望拜洙曰前漢礼樂志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

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趙曰詳味此篇蓋因祠享而貢物也上四句言祠享下四句言廢冊**桂館或求仙**洙曰前漢郊祀志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上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棗脯神人宜可致仙人好樓居於是長安創飛廉桂館師古曰飛廉及桂館二館名○黃曰竹宮桂館事皆語諷玄宗好神仙**姹女凌波日**鄭曰姹陟駕切○洙曰晉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桓帝童謠河間姹女工數錢也**神光照夜年**趙曰所謂神光如流星是已此四句言祠神而神降之**徒聞斬蛟劍**洙曰荆佽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幾没佽飛拔劍斬蛟乃得濟○趙曰恨無劍以斬蛟**無復爇犀船**洙曰温嶠爇犀以照水怪**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洙曰張騫也○趙曰上天以言見帝也然從者之情為可嗟矣

橋梁

律詩三首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

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二首

伐木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洙曰詩溱洧有深涉淺曰揭衣褰裳濟願
遠褰裳
不足難天寒白鶴歸華表洙曰遼東華表上有一鶴白鶴丁
令威○趙曰橋前二柱曰華表柱
昔有白鶴集於柱上有云有鳥
有鳥丁令威三千年吾其歸日落青龍見水中洙曰橋影
落水中如
青
龍顧我老非題柱客洙曰見水宿遺興
詩登樓必題柱注知君才是濟川
功洙曰說命若濟巨
川用汝作舟楫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
東洙曰秦始皇作石塘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
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趙曰言與賓客落橋之成而歡
飲因笑往事之
勞徒驅石也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
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洙曰謝惠連詩輟策
共騑蹬並坐相招邀異方乘
此興樂罷不無悲趙曰見橋成而翻悲何也蓋橋所以通往
來今流落旅寓而不能歸此其所以悲也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迴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竹揔擬橋東待使君 洙曰并州小兒騎竹馬以迎郭伋使君

燕飲

古詩六首　律詩二十一首

醉時歌 鲁曰按新唐書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彥輔曰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臺 洙曰一作華 省 洙曰袞袞言相繼而登賢不肖無所辨也虔以是不得志故不事事而官獨冷裴說曰叙前言往行袞袞可知○蘇曰鍾繇諸公皆登臺寺省物唯伊予爲畢析下僚○趙曰袞袞出王濟云張華說漢史袞袞可聽言其議論不絶也○彥輔曰諸公謂當時進任袞袞相續不絶貌 廣文先生官獨冷 朱曰國子監置廣文館博士四人助教二人並以文士爲之領生徒爲進士者天寶九年置○趙曰明皇愛鄭虔之才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處之則爲冷官可知○彥輔曰北齊王晞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洙曰按本傳虔坐謫私撰國史十年還

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其官貧約甚諸如也

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甲第甲乙丙丁之次也陸士衡擬古詩甲第椒與蘭文甲第崇高闥子陽詩甲第始脩營謂第一宅也晉書傳咸曰今貴盛皆厭粱肉用以治宅甲諸第夏侯嬰傳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前漢朱邑傳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此詩傷時多無功而受祿

先生有道出羲皇薛曰董龐曰首山羲皇之上○道曰暗使陶潛自謂羲皇上人也○彥輔曰既爲之上則出可知矣或曰出謂原生於彼也

先生有文洙曰一作才過屈宋洙曰一云所談或屈宋○晏殊曰屈原宋玉

德尊一代常坎軻洙曰古詩坎軻長苦辛○媘曰祖出楚辭七諫云年既過半百兮然坎軻而留滯○晏曰王逸注坎軻不遇也

名垂萬古知何用孫曄氏曰昔人爲名蓋若畫餅充飢者也杜言名雖大無益於用○師民曰酒古人所禁惟天子諸侯則曰不醉無歸晉竹林七賢或爲酒或爲醉飲大抵賢人不遇則寓意于酒以自遣適而已故名曰醉時歌衮者衮同也衮衮言衮同無別之甚唐制御史

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掌糾正百官之罪惡省有三一曰中書省二曰尚書省三曰門下省臺省清要之職今也賢不肖無所甄別使小人得以衮同而登之是以鄭虔聰敏之並進寧甘心居乎冷官按唐史玄宗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以官冷云者蓋玄宗方銳意於邊不留心經術其後官廨頹漏寄次國子監由是遂廢故曰官獨冷甲第謂楊貴妃兄國忠賜宅京師以甲乙丙丁爲次第國忠之進特以妃寵而爵高祿厚虔反貧約不足於飯詩刺素食盡謂此也道出羲皇陶淵明所謂羲皇上人是也○屈宋謂屈原宋玉皆坎軻不得志之類古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眼前一杯酒生不遇時死留虛名果何益哉自古有才之士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辯非無才也語其得道則未焉今虔才過屈宋而又道全德備惜夫坎軻不得志也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 洙曰後漢杜陵屬京兆杜氏曰古唐杜氏也老子被褐懷寶淵明詩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鄭曰地理志京兆府有杜陵縣乃古杜城漢宣帝改爲杜陵甫世居此○趙曰公家於杜陵故云云又言杜陵有布衣又言杜陵野老也被褐短窄使貧者衣短褐耳

日糴太 洙曰一作泰 倉五升米 蒼訂曰前漢東方朔傳無令但索長安米史記八書太倉之粟紅腐不可食陶淵明曰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

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

到爾汝洙曰文士傳禰衡有逸才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衡年二十餘融年已五十○孫贍氏曰莊子曰養志者忘形
痛飲眞洙曰一作直吾師彥輔曰世說王孝伯云但當得無事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程演曰莊子許由
曰吾師乎吾師乎○師曰甫用杜陵人也褐毛褐之衣賤者所服孟
子云褐夫是也被褐短窄言貧約衣不掩脛曰趙言無宿儲也大
倉米言陳留之米其價兼賤者所食五升言食指寡易足知其貧不
能贍養僕妾故也按甫有二子一曰宗文二曰宗武并妻共四口
倍日人食一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何以異於齊人之貧哉同謀
期言范張雞黍之期鄭老指虔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得錢即相
覓沽詩云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是也不復疑者不以妻子繫
肘有嫌疑也甫與虔相善稱汝稱我索於形骸之外其相忘如此
相亦雖無少長至若虔之痛飲眞今甫北面不可不爲服也故曰眞吾師也清夜沉沉動春酌宋援
曰陸倕贈僚友詩敷文承清遊適趣書曰酌彼春酒簷洙曰一作燈前細雨燈洙曰一作簷花
落趙曰近乎簷邊之花也劉孝綽詩簷花初照月學者多以簷雨之細如花遂以簷花爲簷雨之名非也但覺高歌
有鬼神蘇曰吳肅醉發耳熱浩歌春風疑有鬼神所助焉知餓死填溝壑洙曰昭十三年
傳擠于溝壑○太沖詠史詩當其未遇時憂其塡溝壑○贈傳臣自以爲塡溝壑○石啟若曰朱買臣妻曰如公等餓死溝中耳相

如逸才親滌器洙曰司馬相如傳文君奔相如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鑪相如身着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洒也器食器也賤役也子雲識字終投閣洙曰揚雄傳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彥輔曰此言揚馬才學如此猶不為時所用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洙曰陶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野命篇曰歸去來○孫曰史記子胥曰猶石田無所用注石田無可耕言此亦陶潛三逕就荒之意也儒術於我何有哉洙曰莊子帝力何有於我哉孔丘盜跖俱塵埃蘇曰崔祥曰男兒當壯即仕儒術於我焉有所損哉阮皖曰孔丘盜跖今為塵埃人生不樂胡為解憂○趙曰亶謂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彥輔曰莊子孔子往見盜跖跖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撥周乃寓言耳子美之意以謂至聖大惡同歸於盡而已不

須聞此意慘愴鄭曰上七感下楚亮切生前相遇且銜盃洙曰古之賢者不遇全身於醉者衆矣故此詩末章皆寓意於酒而又以醉名篇○劉敞曰司馬遷書曰未嘗銜盃酒○趙曰劉伶云銜盃漱醪○師曰說者謂簷花爲脫花非也杜詩云白花簷外朶或云簷竹如暮雨瀉簷竹則知簷花爲簷前之花簷竹爲簷前之竹明矣清夜沉沉言人寂也人寂而細亭不發動酒貝耶高歌有鬼神言聲幽怨也杜詩云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丈夫不以貧賤死生動其心前輩云莫憂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盃今宵有酒今宵且醉死生一付之天命焉知餓死塡溝壑乎觀相如有逸才武帝嘗曰朕恨不與斯人同時尚且貧賤滌器賣撥揚雄投閣自殺古人不遇類皆如是何獨我輩是以甫勉虔賦歸去來欲其棄官而去也石田乃涉石之田其田最瘦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虔雖貧尚有磽田可耕有桑蚕可以何必効子雲仕於亂世以速投閣之禍況儒術遇用武之際不足貴詩以孔子既爲貴儒然以不遇老死于行盜跖橫行天下膾食人肝其善惡雖不同而死朽化爲塵埃則一人生天地間浮名浮利皆不足慕要之終歸一死生前相遇且以酒同遣適其它不足慘愴區區然以爲憂也杜詩云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亦是意矣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傑 趙曰漢書賓客滿堂 開筵上日 朱曰一作月 思芳草 趙曰尚書正月上日孔安國注上日朔日也故王勮寶典以正月一日為上日 安得健步移遠梅 師曰此詩末章言氣酣日落西風來則知此上日為日出時開筵思芳草歎無花可賞也故有移遠梅之句 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擣 朱曰小弁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心疾也 趙曰謝靈運擬王粲詩云急觴蕩幽默 。少年努力縱談笑 朱曰樂府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看我形容已枯槁 朱曰漁父篇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 蘇曰盧蒙見江摠文歎曰格老詞麗非後生輩所到 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 朱曰梁書何遜八歲能詩賦一文一詠范雲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編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又劉孝綽七歲能屬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

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又沈約傳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過也才兼鮑昭愁絕倒洙曰鮑昭字明遠晉蕭琛議道乎子絕倒○修可曰宋景公筆録曰今人多誤鮑照為鮑昭李商隱詩有肥肖鮑照葵之句昔金陵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蓋武后名照唐人讀照為昭爾鮑昭作明遠諸生頗盡新知樂洙曰少司命云樂莫樂兮新相知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蘇曰阮籍與人野飲酒盡興未盡籍曰焉得東風吹野水添此尊使金盃不空耶如澠之酒常快意洙曰左傳有酒如澠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韓曰陳鍼古人白骨遍野雨生莓苔在生胡不飲酒

飲中八仙歌修可曰蔡絛云舡字眠字天字前字各再押前字凡三押於古未見其體常質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異亦周詩分章之意也○余曰邵氏聞見録云子美此歌用兩船兩天兩眠三前字韻如牽牛織女詩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又彷身動共律竭力機杼中兩中字

詩李太白高陽歌云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盧山謠云影落前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三峯長又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用兩長字韻韓退之李花詩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又誰堆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用兩花字韻猛虎行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為又說故且不保人誰信所為用兩為字韻子美太白退之於詩無遺恨當自有體邪○師曰詩家多為此歌重疊用韻天字二眠字二前字三以贈八人析為八章故不為病如李商隱作九日詩云正是龍山落帽時又云不學閑路知何時既曰丹楓頃樊紛墮飛又曰歸心自逐鴻飛豈謂贈八人耶殊不知李杜之作蓋有所本詩祖於風雅須如著詩云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疊韻之法起于此耳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洙曰唐書文苑傳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少以文詞知名陸象先在中書引薦為太常博士象先卽知章之族姑子與知章甚相親善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矩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又善草隷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天寶三年知章因病恍惚上疏請為道士求還鄉舍本宅為觀上許之壽終八十六歲○蘇曰阮咸醉騎馬欹傾人皆指而笑曰箇老

子騎馬如乘舡行波浪中王徉醉憑肩輿頭不舉歸其親戲之曰子眼花在井底身在水中睡亦不醒耶○趙曰公以知章在馬上傲中如乘船戲之也眼花出吳均詩夢中難言見終成亂眼花○彦輔曰梁簡文箏賦耳熱眼花之娛杜以南方之士不習數馬故戲之○師曰賀知章吳人善乘船荊楚吳越之人習玩於水皆能精於操舟亦若西北之人迫近羌胡皆善騎射勢使然也知章乘舡安若騎馬故曰騎馬似乘船此到用丈杜詩若此類者頗多如黃鵠高於尺童化為白鳥似老翁亦謂五尺之童高於黃鵠又為老翁則似白鳧井者目井也醉人目井皆生花故曰眼花落井大瓜眠者謂醉卧舟中任其泛泛所之豈非水底眠乎說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蓋謂是也○彦輔曰范傳正李白墓碑曰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按子美此篇無裴周南豈范別有所稽邪

汝陽三斗始朝天

蘇曰北齊王璡好飲帝一日召詢曰待此三斗盡方去見帝帝聞笑之

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洙曰本集八哀詩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詩又贈特進汝陽王詩神異經西北荒中有酒泉孔融書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陸機百年歌自若濁鏡口垂涎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蘇曰郭弘漢帝甚寵顧一日見帝帝曰欲封卿郡邑何地好弘好飲對曰若封酒泉郡實出望外帝笑後日果封酒泉郡王見郭弘碑○彦輔曰漢班彪疏曰願入玉門關不敢望封酒泉郡

○趙曰汝陽王李璡也言恨不移封酒泉亦以戲之也以其室雖
受封汝陽矣猶以酒泉城下泉味如酒欲後移封也見麴車而使
流涎戲其好飲之急事出曹操對孔文舉詐作中風狀口流涎沫○
彥輔曰魏文帝詔曰蒲萄釀以為酒甘於麴糵之囙以流涎咽
唾也○師曰朝天言朝天子據唐史拾遺汝陽王璡嘗於上前醉
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麴
車也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
下有泉其味甘如酒後漢魏晉皆因之置酒泉郡隋之初廢置肅
州唐復為酒泉郡領縣王璡宗室也封為汝陽郡王以其
嗜酒故云流涎麴車移封酒泉皆非實事特託意言之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世賢

洙曰唐書李適之傳一名昌常山王承乾之孫也適之雅好賓友
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
客為左丞相累封清河郡公後為李林甫陷中罷知政事賦詩曰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唐職官志左
右相僕射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匡政光宅元年改為文昌左右相
開元元年以為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為左右僕射晉何曾性奢
豪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筯處劉伯倫酒頌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
銜盃漱醪木玄虛海賦噓吸百川吳都賦云長鯨吞航脩鯢吐浪
○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美此句世賢二字殆不可曉或云世當
作避字寫本誤也蓋左相李適之有直聲右相李林甫姦邪適之

議論數不同自有去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子美正用適之詩語也○師曰左相李適之也唐百官志有左右僕射玄宗時改爲左右丞相昔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漢晉以來善飲者不過一石唐酒價賤每斗三百杜詩云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酒一石直錢三千然左相日費萬錢以斗石當其錢數而通計之則飲酒凡三石三斗有餘也其視劉伶輩一飲一石五斗解酲更高出其右矣觀其雄飲若此豈非鯨吸百川之比乎酒有清有濁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樂聖言樂聖人也時牛仙客爲尚書李林甫爲丞相遂罷適之政事故適之以退避賢路爲辭所以諷牛李也適之雖退避以酒自娛其李當世稱其賢不以酒荒而掩其大德耳

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

彥輔曰阮籍善爲青白眼觀杜詩工於用字而畧其本意他多倣此

皎如玉樹臨風前

洙曰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晉阮籍傳籍能爲青白眼阮籍詩朝爲美少年江淹詩風吹玉階樹梁何遜詩長安美少年謝玄答叔父安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世說庾亮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又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師曰宗之爲侍御史嘗與李白詩酒唱和昔阮籍能爲青白眼見賢士青其眼見俗士白其眼白眼望青天言以酒笑傲青天也視造化如小

兒耳邊如玉樹言姿質潔白美丈夫也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

禪 洙曰蘇晉蘇珦之子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甚充。修可曰晉頲之子也逃禪言逃去而禪坐耳洪東坡所謂蒲褐禪同夜澤者也以晉好佛故云爾。師曰蘇晉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晉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蓋彌勒佛即今世所謂布袋和尚是也常於市中飲酒食豬首時人無識之者故甫有長齋繡佛前愛逃禪之句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

船 蘇曰船方言也所謂襟紐是已。夢符曰右按關中呼衣襟為船詩曰何以舟之舟亦船也其來遠矣。鮑曰劉德明云蜀人呼衣襟為船有以見白醉甚雖天子挽襟自若其真率之至也。定功曰唐范傳正作白墓碑曰元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蜀人謂衣領為船妥也 **自稱臣是酒中仙** 洙曰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酣歌縱酒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醉矣召入宮人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迹江湖訪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後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趙

日不上船毋共疑之書注不解此乃長安方言襟謂之船也辭書舒引詩何以舟之舟亦舡也杜公又引李翰林墓碑云玄宗泛白蓮池召公作序公以被命力士扶以登舟以比之意則覺上舡矣非不上舡也亦又非是○師曰不上舡不即時上舡以其醉也當常宴白蓮池忽欲有所賦遣人召李白使者遍長安市上求索之已見白醉卧于酒家矣及至帝所醉不能登舟帝命力士扶上舡故云天子呼來不上舡杜詩贈李白曰龍舟移棹晚盃謂此亦或以蜀人衫衿為舡蜀方言並無此說當以贈白詩為證

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

朱曰唐賀知章傳吳郡張旭与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飲後號呼狂走索筆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顛後漢張芝傳奐長子芝伯英善草書王愔文志曰芝少時高操以名臣子勤學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光逸排户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户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它人决不能耳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飲不捨於晝夜時人謂之八達○趙曰漢張芝善草書號草聖故以比之號旭為張顛故有脫帽露頂之句姑後漢班超傳單于脫帽徒跣旭為人酒禿腸帽則露頂矣乃所以戲之蘇東坡所謂顛張醉素兩禿翁末句美其寫字之妙也潘安仁作楊荆州誄云動翰如飛紙如雲○師曰

聖賢或露頂飲酒號爲因飲張旭善草書每飲大醉以頭濡墨就壁書及醒自以爲神故有脫帽露頂之句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洙曰按新唐書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脩與焦遂等爲酒八仙○師曰唐史拾遺云遂與李白號爲酒八仙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結如注射時目爲酒吃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鮑曰嚴武也甫與武世舊故入蜀依之新書言甫與廬成都浣花里與田畯野老相狎蕩

步屧隨春風鄭曰屧先頰切舄攝曰屧草屨也隨春風謂放步也村村自花柳蘇曰鮑明遠行樂篇云春風太多情村村花柳好少年宜游賞莫使頭色槁○趙曰宋書袁粲爲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遇士大夫便呼與酣飲花柳字則魏應璩與從弟君胄書曰吟詠花柳之下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洙曰籍丁爲兵也名在飛騎籍洙曰飛騎軍名○趙曰魏曹子建白馬篇名編壯士籍長番歲時久洙曰長番猶長在直也言無更代也前日放營農洙曰放營農言歸耕也辛

苦被衰朽差科死則已鄭曰差楚皆切簡也誓不舉家走今年
大作社洙曰社祭也所以祈農事也春秋有春秋二社○趙曰左傳鄭子產大爲社也拾遺能住
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
首洙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趙曰晏子傳其御者意氣揚揚也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
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
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洙曰言屢爲制肘○蘇曰孔文舉就里人飲夜深而歸家
人責其遲曰欲命駕數數被肘工部一世偉人造語深得要妙質中無國子監者不可讀其詩○師曰足知甫久客与鄰叟無一日
不如此也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洙曰辛止無度不可責礼法也月出
遮我留仍嗔問升斗蘇曰向憙以春秋知名海內累詔不仕嗜酒每飲不問升斗俱足醉中然長寢
與人皆欽服其量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

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洙曰世說陳紀字元方年十一時候袁紹袁公問曰卿家居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父何師元方曰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不師周公邑中上客有杜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洙曰老子為柱下史舊說驄馬御史東山高頂羅珍羞洙曰晉謝安雖肯而東山之志不渝曹子建綫帶傾庶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洙曰登樓賦聊假日以銷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綠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洙曰漢武秋風辭攜佳人兮不能忘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宋曰逶迤即委蛇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洙曰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師曰自此以上既演宴樂之因遂於末章有警戒之意蓋樂極則繼之以哀樂不可過古人戒之作詩之躰當然自三更風起寒以下皆警戒之辭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

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賔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洙曰此言樂極則悲來也○趙曰此從謝希逸月賦日月既役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露霑人衣）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

疾風吹塵暗河縣（洙曰揚給事誄軼我河縣紆我洛纖○趙曰長門賦天漂漂而疾風）行子隔手不相見（揩曰管子道塗揚塵十步不相見也）湖城城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況非劉顥為地主（趙曰左傳地主致餼言人為地之主也）嬾迴鞭轡成高宴（蘇曰宋宗非見王濟遂成高臺之宴清談如玉屑落金盤使人嬾迴鞭轡繼燭飛玉觴）劉侯歎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

休語艱難尚酣戰 趙曰淮南子曰魯陽公与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 照

室紅爐促曙光縈窻素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

陌箕盡春生洛陽殿 朱曰時盜賊充斥而肅宗理只議收說也○趙曰句法使謝惠連与柳惲相遺

荅云日映昆明水春生鳷鵲樓 豈知驅車復同軌 朱曰書詞文車同軌 可惜刻漏隨

更箭 朱曰陸佐公新漏刻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

鳴淚如綫 朱曰張衡与別離曲云雞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線相顧不能止○趙曰曹子建詩庭樹微銷

落傳所謂中國不絕如綫

鄭駙馬宅宴洞中 潜曜

主家陰洞細煙霧 朱曰公主家也陰洞幽洞也 留客夏簟青琅玕

朱曰江淹賦夏簟清兮晝不寐琅玕竹也 春酒盃濃琥珀薄 朱曰本草琥珀是千年茯苓所化言

酒色如琥珀也 冰漿椀碧瑪瑙寒 朱曰陸機苦寒行渴飲堅冰漿 鄭曰碼音馬瑙乃老切石次玉○○

夢符曰右投魏文帝碼碯勒賦賦曰碼碯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又古樂府湘東王曲樓中靖酒碼碯鍾畔邊雜佩琥珀龍壺持寄心不惜共結星河向今久

侯疑芋堂過江麓 朱曰堂一作星

自是秦樓

巳入風磴霾雲端 鄭曰磴丁鄧切霾謨皆切。朱曰陸士衡飛陛躡雲端

嬖鄭谷 朱曰秦樓以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得仙故曰秦樓鄭谷以鄭子真耕於谷口故曰鄭谷

時聞雜

佩聲珊珊 鄭曰相干切。朱曰孔子入見衛靈公夫人南子自綃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師曰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其子似珠以珠為簟如琅玕色故曰夏簟青琅玕琥珀出罽賓國初如桃膠凝乃成馬瑙文帝碼碯賦序曰碼碯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浦有渴夷故喜欲休憩風磴乃風路也霾雲端言其石磴之高秦樓鄭谷言駙馬富貴非谷口貧賤之比也故云侯疑芋堂芋堂即甫草堂昇巳雜佩声珊珊指公主之環佩也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 朱曰蕭史弄玉夫也好吹簫教弄玉作鳳鳴而作鳳臺一旦夫妻皆隨鳳去

林間踏

鳥毛 師曰蕭史娶秦女弄玉故言崔駙馬踏鳥毛謂蕭史与秦王同隊乘鳳而去也

洑流何處入

鄭曰洑房六切洙曰洄洑之水。亂石閉門高趙曰皆言其幽棲客醉揮金椀趙曰揮者棄也既醉而遂以金椀与之戴嵩詩云揮金留客坐詩成得繡袍洙曰李白外傳云白對明皇撰樂府新詞得宮錦袍○趙曰唐武后使東方虬宋之問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亦儿得繡袍清秋多宴會洙曰一云賞樂終日困香醪洙曰香醪酒也又有濁醪白醪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不謂生戎馬洙曰老子戎馬生於郊何知共酒盃然臍郿塢敗洙曰董卓傳呂布殺卓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師曰此句言祿山伏誅也握節漢臣回洙曰蘇武仗漢節牧羊起卧操持節毛盡落積十九年還歸○師曰此句言鄭自賊歸也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洙曰言為憂患所困而心已無物矣故云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洙曰王粲登樓賦聊假日以忘憂与此同意○師曰披寫言剖悵也重對秦簫發洙曰見始知秦女善吹簫注俱過阮

宅來朱曰見自須留阮宅注○師曰以虔之詠放比之阮籍也留連朱曰一作酹留春夜舞淚
落強徘徊朱曰一云酹連春花夜舞淚落徘徊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徐朱曰一作余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鄭曰充芮反
隨意數花鬚鄭曰數所矩切計也○蘇曰王逸少居山陰日凭欄默數花鬚或摘撚咀嚊怡然自若人莫識
其意細草稱偏坐趙曰亦飲酒闌珊而偏於細草之上而不思起矣香醪懶再沽
蘇曰張超香醪遞盡吾懶再沽煩爾輩与吾去取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朱曰漢制
金吾將軍主徼巡京師○時可曰韋述西都新記曰京師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唯正月十五日夜勅許金吾弛禁前後
各一日故蘇味道上元詩曰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師曰醉夢符補遺引李廣從之田閒飲歸霸陵縣尉止之今將軍尚不得
夜行事誤矣吹鳥毳言走見金吾胃輕似吹鳥毛之輕疾也隨意數花鬚言遲留也香醪懶再沽意屬下句可怕李金吾也

宴胡侍御書堂朱曰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歸字韻

江湖春欲暮墻宇日猶微闇闇書籍滿輕輕花絮飛

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洙曰楊雄作長楊賦借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〇趙曰指言李尚書鄭秘監胡侍郎皆翰林之才此末句言文星亦然）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歸（師氏曰漢荀陳德星聚左傳吾儕小人又云況吾儕乎儕等也詩不醉無歸）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罇下馬復同傾（蘇曰既子居故人執述往訓飲至夜分散明日述下馬叩門曰殘罇可傾乎遂飲歡攜手而去其真率如此）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洙曰趙典傳云大儀鶴髮注白髮也五更見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注）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

白髮煩多酒明星惜此筵（趙曰夜將盡而曉則明星行晚矣於是筵然為可惜也）始

知雲雨峽洙曰高唐賦云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忽盡下牢邊洙曰下牢地名也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影臨山水村烟對浦沙狂歌過形勝趙曰過於字如過乎恭過乎哀之義豈言踰過於形勝絕者乎得醉即為家蘇曰阮宣飄流往來人間居止何地曰得醉處即為家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洙曰漢王入關諸將多逃蕭何獨追韓信晉謝安高臥東山為蒼生起吾徒自飄泊世事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不才甘朽質洙曰揚惲書材行朽穢文質無所底○趙曰所以自處之語高卧豈泥蟠洙曰揚子龍蟠于泥○趙曰所以自謙也

況愛容霜鬢置留歡上夜關 朱曰一作色關子美父諱閑諸家本辨兩處非閑字比亦可知其誤矣 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戎馬 朱曰古詩戎馬遍九州 今何地鄉園獨在山江湖墮清月 趙曰李白亦云更看江月墮清波 酩酊任扶還 蘇曰山康常醉人扶還家古詩曰但教長夜酩酊任自別人扶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 趙曰破題已對言勝絕矣而驚見在之身則老情雖忘矣而發所對之好則奇也 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 趙曰歡樂之事一任主人爲之 重碧拈 朱曰一作酤 春酒 朱曰曹子建七啓云春清縹酒注縹綠碧色○蘇曰歐陽文忠公曰酤當作拈○趙曰舊本作酤春酒非也蓋李作酤則元稹元日詩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歲假詩云歲酒先拈辭不得如此則拈酒乃唐人之語也 輕紅擘 朱曰一云齡又作掌 荔枝 朱曰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蘇曰李充閩中行云擘荔枝憑輕紅附竹葉豔深綠工愷見而奇之○趙曰荔子雖有數種而瞋皆帶粉紅黃魯直在戎州時三公權家荔子綠摩致平家綠荔枝詩試傾一盃重

碧色一抉剥千顆輕紅脫 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二評事韋少府姪二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 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 蘇曰梁甲記故園万里之情 星落黃姑渚 蘇曰蜀記黃東女下巫峽聞見亡乃悲泣累日而止於水渭此號其洲曰黃姑渚 秋辭白帝城 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 悠悠照邊塞 洙曰月賦升素質之悠悠 悄悄憶京華 蘇曰陸雲春來客思酷憶京華此事悄悄可憂也 清動盃中物 趙曰陶淵明詩天運苟如此且尽盃中物晉樂廣傳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漆弓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高隨海上查 洙曰事見查上見張騫注 不眠瞻白兎

洙曰劉孝綽月詩攢柯半玉蟾俱叢最映金兎拾遺記玄州之南以水精爲月刻瑶爲兎楚辭夜光何得蟾光在腹一百過

落烏紗洙曰烏紗帽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况有江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窻樽蟻添相續洙曰子建七啓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列馨香沙鷗竝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洙曰一作我心降洙曰詩我心則降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洙曰漢制以皆官爲掾如宰之掾也言其有所負荷○趙曰題是與劉法曹故云曹掾鞍馬去相尋洙曰一云到荒林能吏逢聯璧洙曰潘岳夏侯湛每同行人以爲連璧華筵直一金張詠曰文帝惜百金罷露臺顏師古注以爲金一兩直十千則百金者一千緡乃中人十家之産也晚來横吹好沈括曰後漢班超假横吹胡樂也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俗

用者黄鵠隴頭出関入関出塞入塞折楊柳黄覃子赤芸楊望行人十曲

泓下亦龍吟 洙曰馬融長笛賦近出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以已截竹吹之声相似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 得寒字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飡 夢符曰按前漢書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蘇曰隋煬帝宫姓遊楊州見菱芡曰罄錢一飡其奢當如此其大拾遺

飯抄雲子白 洙曰雲子雨也荀子雲賦曰託地而遊宇友風而子雨○時可曰漢武帝内傳王母謂帝曰太上之藥乃有玄光梨角風實雲子○趙曰雲子指言菰米飯也西陂中則有菰米矣宋玉云主人女炊香菰之飯惟菰米之香滑潔白然後足以當雲子之譬也

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 趙曰言主人苦相勸酒無計避之耳

主人情爛熳持答翠琅玕 洙曰四愁詩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趙曰情爛熳盡情多之意持答翠琅玕意以餚什當之也○師曰漢武帝傳王母謂帝曰太上之藥乃有玄光梨角風實雲子帝園王族昌城王藥紫虯童子九色龍腦太真妙芝天漢神草南宮大碧西鄉扶老有得服之後天而老内館以雲子為雨誤矣翠琅玕以喻投我之恩重故以此詩答之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後同諸公及舍弟宴

書齋

渥洼汗血種（洙曰漢武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歌曰太一况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注大宛馬汗血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渥洼事見洪封王簿王郎詩）天上麒麟兒（洙曰徐陵年數歲家人攜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才士得神秀（洙曰孫綽賦天台山岳之神秀）書齋聞爾爲棣華晴雨好（洙曰棠棣之華宴兄弟之詩）綵服暮春宜（洙曰老萊子斑衣○蕭曰服暮春者春服既成）朋酒日歡會（洙曰豳七月朋酒斯饗兩樽曰朋○蘇曰荀爽朋壺助春勸會）老夫今始知（蘇曰西門卓歧路荊棘人情炎涼老夫今日始知矣）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定功曰古詩兩頭纖纖月初生）衣露淨琴張（饒節曰月落露下言夜深也）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蘇曰韋玄每使對弟讀書

或檢閱文字燒短燭燭盡則罷課夜常以此爲程短尺燭也○趙曰謂之檢書則必尋討事出之類檢或未獲宜乎燒燭至於短看洙曰一作說劍引盃長洙曰看劍一云前煎茗○趙曰東坡有云引盃看劍話偏長正使此句一本作說劍字則說說而已未必因之而長引盃也詩罷聞吳詠洙曰吳詠作吳人詠詩声也○蘇曰公孫蒲寓秦中月夜聞人吳音棹歌浩然有歸心即日命駕歸矣扁舟意不忘趙曰惟其聞吳詠故有扁舟之興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趙曰鮑明遠詩留酌待情人鮮鱠出江中趙曰枚乘七發六鮮鯉之鱠鄰舍煩書扎洙曰司馬指好傳扎木蘭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故給扎以書録○趙曰王十五若以公之鄰也肩輿強老翁趙曰以筍輿來迎公也病身虛俊味趙曰以病不能食而虛其俊美之味何幸飫兒童趙曰饋食於公持之以歸故燕及兒童矣

獨酌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洙曰一作蘂○趙曰蜂黏花蘂是也一作落絮非是行洙曰行列之行蟻上枯梨薄劣慙真隱洙曰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洙曰冕服軒車也○倉頡曰右按莊子曰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師曰蜂粘落絮蟻上枯梨言無味也獨酌最無與味故以喻之隱有真有假如杜淹之隱嵩山徼求利祿此所謂仕塗之捷徑耳甫以薄劣而遁世故云真隱非有意於軒冕也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洙曰西京雜記云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趙曰今公得酒獨酌而所累燈事大抵與喜事而已酒綠正相親洙曰綠一作色醉裏從爲客趙曰任從爲客而不辭也○師曰言爲客得醉且以寬釋也詩成覺有神洙曰如有神助也公嘗有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趙曰稱獨之

能文章曰思若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師曰言兵戈之際若儒道非可圖富貴

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何曰低頭言愧而不能仰視也○鄭曰鮑照放逸傲世不仕士大夫多枉駕過盡不問高下皆平揖未嘗低折人目爲後輩則龍一日部使者謁職少賢弟昭曰子卑賤如此如何不深雲笑傲作此態豈不愧野人耶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